京劇叢刊

第十七集

戰太平
審潘洪
二進宮
五台山



中國戲曲研究院編輯


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
DIGITAL LIBRARY PROMOTION PROJECT


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
DIGITAL LIBRARY PROMOTION PROJECT



京劇叢刊

第十七集

中國戲曲研究院編輯





新文藝出版社

一九五四·上海

戲　劇

京　劇　叢　刊

第十七集

編輯者　中國戲曲研究院

*

新文藝出版社出版
（上海康平路八三號）
新華書店華東總分店總經售

新華印刷廠上海廠排印
陸葉記裝訂所裝釘

*

書號（564）［IV V 17］　本書 56000 字

一九五四年五月上海第一版
一九五四年五月上海第一次印刷
本次印數 12000 冊

定價 3,800 元

*

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零壹壹號

編輯凡例

一、編印『京劇叢刊』的目的，是爲了選擇中國京劇中的優秀劇本整理出版，供各地劇團和讀者們參考。

一、『京劇叢刊』所收的，多數是目前比較流行的京劇傳統劇本；但亦酌量選取一些目前雖不很流行而內容和表演藝術較優秀的值得推廣的舊有劇本，以及根據傳統劇目改編的劇本。（包括一部分京劇舞台上比較流行的崑腔劇本）

一、凡傳統劇本，都是根據目前舞台上流行的底本進行整理的。其中若有比較重要的改動，在每劇的『前記』或『附註』中均有所說明。

一、所有傳統劇本的整理工作，都吸收了對該劇的內容和表演方面有經驗的演員參加，並且，絕大部分經過了實驗演出。

一、我們曾力求以嚴肅謹愼的態度對待遺產，力求在去蕪存菁與小改的原則下進行整理工作，但編者與整理者能力有限，難免有不夠妥善之處，希望各地演員、專家和讀者們指正。



目次


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
DIGITAL LIBRARY PROMOTION PROJECT

戰太平

前記

『戰太平』的故事，取材於『明史』和李東陽『花將軍歌』。描寫元末花雲輔佐朱元璋之侄朱文遜駐守太平。陳友諒進襲，花雲奮勇抵禦，但因采石磯守將乏人，被陳暗襲破城。花雲擬突圍，而朱文遜貪戀家眷，貽誤時機，與花雲同被擒獲。陳逼降，朱屈膝被殺。花雲堅決不降，並在法場上掙斷綁繩，力殺多人；卒因中箭傷重，自刎而死。

這個整理本，是中國京劇團演員李少春和本院編輯處陶君起共同整理的。

戰太平

第一場

〔郜氏(抱小兒)、孫氏上〕㊀

郜　氏：夫受皇家爵，

孫　氏：妻沾雨露恩。

花　雲：(內)回府！

〔四軍士、花安、花雲上；花雲下馬，四軍士下〕

花　雲：可惱！

郜氏 孫氏：老爺今日回府，爲何這等煩惱？

花　雲：夫人有所不知，只因陳友諒帶兵奪取太平城，千歲命我回府披掛，埋伏鬧子口，只是采石磯頭缺一能將，故而煩惱。

部氏：食王爵祿，當報王恩；老爺請至將房披掛，待妾身等點動人馬。

花雲：有勞夫人。——正是：青龍背上屯軍馬。

孫部氏氏：白虎當頭休紮營。

〔花雲下〕

孫部氏氏：花安過來：傳我將令，吩咐大小三軍齊至二堂聽點！

花安：得令！——下面聽者：夫人有令，吩咐大小三軍齊至二堂聽點！

孫部氏氏：（唱二黃倒板）

在二堂替夫君忙傳將令。

〔四軍士上〕

四軍士：參見夫人。

孫部氏氏：站立兩廂！

四軍士：啊。

孫氏：（接唱迴龍）

叫一聲衆三軍細聽分明。

郜　氏：（接唱快三眼）

都只爲陳友諒興兵犯境，

孫　氏：（接唱）千歲爺命將軍帶兵出征。

郜　氏：（接唱）向前者一個個俱有封贋，

孫　氏：（接唱）退後者一個個插箭遊營。

郜　氏：（接唱）耳邊廂又聽得鎧甲聲震，

孫　氏：（接唱）想必是我老爺披掛來臨。

花　雲：（內唱二黄倒板）

頭戴着紫金盔齊眉蓋頂。

（花雲上，『起霸』）

（接唱散板）

爲大將臨陣時哪顧得殘生！

撩鎧甲且把二堂進——

有勞夫人點雄兵。

郜　氏：花安看酒！

（唱散板）

花安看過酒一樽。

孫　氏：（接唱）我與老爺來餞行。

花　雲：（接酒、唱散板）

接過夫人得勝飲，

背轉身來祭神靈。

辭別夫人足踏鐙——

〔上馬，四軍士、花安下〕

花　雲：（接唱）但願此去掃蕩煙塵。（下）

郜　氏：（唱散板）

老爺上馬威風凜，

孫　氏：（接唱）但願此去退賊兵。

〔同下〕

第二場

（雙方軍士、陳友傑、花雲分上會陣）

花　雲：（唱二黃散板）

一見賊子怒氣發，
不由老爺咬銀牙；
我主洪福齊天大，
把爾比做井底蛙！

陳友傑：住了！

（唱散板）

勸你早把太平讓，
少若延遲槍下亡！

（起打，雙方軍士下；花雲、陳友傑開打；陳友傑敗下，花雲追下）

第三場

（四軍士、陳英豹上）

陳英豹：俺，陳英豹。元帥出兵未歸，在此伺候。

（四軍士、陳友傑上）

陳英豹：參見元帥，勝負如何？

陳友傑：大敗而回。

陳英豹：前面甚麽所在？

陳友傑：乃是采石磯頭。

陳英豹：當初朱元璋怎樣破得？

陳友傑：乃是常遇春藏身桅竿斗內，趁水漲之時搶上磯頭呵——！（『急三槍』牌子）㊂

陳英豹：既然如此，何不學他一學？

陳友傑：好，先行聽令：命你準備戰船，不得有誤！

陳英豹：得令。（下）

陳友傑：衆將官，采石磯去者！

（衆同下）

第四場

（四軍士、王淵上）

王　淵：俺，王淵。奉了千歲之命，把守采石磯頭。——衆將官，就此前往！

（王淵上山。陳英豹、一水手搖船上；陳英豹攻打磯頭，不勝，下，水手隨下。陳友傑、一水手搖船上；陳友傑攻磯頭，一次不成，第二次扯住王淵槍頭，乘勢登磯頭。王淵、陳友傑拉槍下。陳英豹等上，繼續登磯頭，下）

第五場

（王淵、陳友傑拉槍同上，起打，陳英豹上助戰，殺死王淵）

陳英豹：得了采石磯頭。

陳友傑：迎接主公進城。

〔吹打，四軍士、張定邊、陳友諒上〕

陳友諒：哈哈哈……

〔陳友諒等入城，下〕

陳友傑：先行聽令：就說大元帥陳友傑，保定北漢王得了采石磯頭，叫那不怕死的花雲前來鏖戰！

陳英豹：得令。——下面聽者：今有大元帥陳友傑，保定北漢王得了采石磯頭，叫那不怕死的花雲前來鏖戰！

花　雲：（內）俺來也！

〔花雲上，起打，雙收下〕

第六場

〔朱文遜、花雲分上〕

朱文遜：哎呀卿家呀！那賊兵猶如潮水一般，如何是好？

花　雲：千歲但放寬心，殺出重圍，金陵求救。

朱文遜：卿家，小王還有家眷呢！

花　雲：哎呀千歲呀！事到如今，還顧得甚麽家眷哪？

朱文遜：嘟！你爲臣的無有家眷，難道我這爲君的就無有家眷不成！我要保護家眷去了！（下）

花　雲：（一望，氣急而抖）嘍——呀！想他爲君的有家眷，難道俺這爲臣的就無有家眷了嗎！——待俺也回去保護家眷去者！（下）

第七場

〔部氏、孫氏上〕

部　氏：老爺去出兵，

孫　氏：未見轉回程。

花　安：（上）爹爹回府。

〔花雲上，下馬，花安接馬，孫氏等攙花雲坐，花安關門。四敵軍兩邊上，過場下。花安開門瞭望，朱文遜上〕

花　安：參見千歲。

朱文遜：花安，你家爹爹可在裏面？

花　安：現在裏面。

朱文遜：對你爹爹去說，大砲一響，嚇死皇老太太，姜氏夫人墜樓而死；叫你爹爹快快出馬。（下）

花　安：啓稟爹爹：適才千歲言道，大砲一響，嚇死皇老太太，姜氏夫人墜樓而死；叫爹爹快快出馬！

花　雲：（一驚，暈倒）

部氏孫氏：喂呀……

〔花安關門。四敵軍兩邊上，過場下。花安開門瞭望，朱文遜上〕

花　安：參見千歲。

朱文遜：你爹爹可曾出馬？

花　安：尚未出馬。

朱文遜：哦哦是了！想是你家爹爹有降順北漢王之意。這有寶劍一口，叫他將小王

龍頭割下，降順那北漢王去吧！

〔朱文遜拔寶劍，擲地，下〕

花　安：（接劍）哎呀，爹爹呀！千歲言道：爹爹有降順北漢王之意，這有寶劍一口，將千歲龍頭割下，降順那北漢王去吧！

花　雲：（又一驚，復暈倒）

部孫氏：喂呀！——老爺醒來！

花　雲：（唱西皮倒板）

號砲一響驚天地！

部孫氏：喂呀……

花　雲：（接唱散板）

就是雀鳥也難飛！

叫花安與父帶坐驥——

部孫氏：喂呀……

花　雲：（接唱）捨不得妻兒兩分離。

大夫人請上受一禮，
下官言來聽端的：
孫氏姣兒託付你，
這是花家一脈息！
含悲忍淚跨坐驥——
落一個青史名標萬古題。（下）

部　氏：（接唱）花安隨後去探信，

孫　氏：（接唱）快到陣前看分明。

〔部氏、孫氏與花安分下〕

第八場

〔朱文遜、花雲兩邊上〕

花　雲：千歲，你保得好家眷！

朱文遜：事到如今，埋怨小王，也是枉然！

花　雲：隨臣馬後，殺出重圍。

陳英豹：（內）哪裏走！

〔陳英豹、陳友傑上，起打；朱文遜下，陳英豹追下；花雲與陳友傑起打，陳友傑敗下，花雲追下〕

第九場

〔朱文遜上，四軍士、陳英豹上，起打；朱文遜被擒下〕

〔四軍士、陳友傑上〕

陳友傑：絆馬索伺候！

〔花雲上，起打，落馬被擒。花安暗上窺探〕

陳友傑：綁回去！

〔四軍士、陳友傑押花雲下〕

花　安：哎呀且住！千歲與我爹爹俱被賊人擒去，我不免速速報與母親知道便了！

（圓場）有請母親！

〔郜氏、孫氏上〕

郜氏 孫氏：何事？

花　安：千歲與我家爹爹俱被賊兵擒了去了！

郜氏 孫氏：喂呀……

郜　氏：（唱散板）

聽說老爺被賊擒，
怎不叫人兩淚淋！

兒啊！你爹爹既然被擒，你必須想個計策，搭救爲娘才是！

花　安：母親哪！太平年間你是我的母親，我是你的兒子；這離亂年間，誰是誰的母親，誰是誰的兒子？有道是：母子好比同林鳥，大難來時各自飛！咦嘻嘻，哎呀呀，我顧不得你們了！（下）

郜氏 孫氏：喂呀……

郜　氏：（唱散板）

畢竟他非親生子，㊂

大難來時變了心！
賢妹隨我花園進——
〔把小兒交付孫氏〕
這是花家後代根。
將身且上葵花井——（掃一句）
〔郜氏投井〕
孫　氏：（唱散板）
一見姐姐喪了命，
怎不叫人痛傷情！
本當一同把命盡，（孩子哭）
呀！
還有花家後代根！
且住！我若一死，姣兒無人撫養！有了，我不免扮作瘋婆模樣，去至金陵，搬取救兵，也好與我老爺報仇。嗯，就是這個主意。待我改扮起來。（改扮）

哈哈，哈哈，啊哈哈哈！（下）

第十場

〔二刀斧手押朱文遜上〕

朱文遜：唉！

（唱西皮搖板）

太平城內失了計，
鳳凰又被烏鴉欺；
眼望金陵把叔父叫，
兒死陰曹有誰知！

〔同下〕

第十一場

花　雲：（內唱西皮倒板）

嘆英雄失勢入羅網！

〔二刀斧手押花雲上〕

花　雲：（接唱原板）

大將難免陣頭亡！

我主爺遣將不思量，㈣

劉伯温八卦也平常；

早知道采石磯被賊搶，

你就該差能將前來隄防。

將身兒來在大街上——

孫　氏：（內）哈哈，哈哈，啊哈哈哈！

花　雲：（接唱搖板）

那旁來了瘋婆娘！

〔孫氏抱小兒急上〕

孫　氏：（唱散板）

急急走來急急行，
去到金陵搬救兵。
不顧性命往前進——

（花雲踢倒孫氏）

花　雲：（接唱散板）

這一足踏得你倒埃塵。
你是誰家瘋魔女？——

（轉唱快板）

懷中抱定小姣生，
明明認得孫氏女，
假裝瘋魔見夫君。
你若念在夫妻義，
去到金陵搬救兵；
你若不念夫妻義，

千萬莫丟小姣生。

使個眼色快逃走——

孫　氏：哈哈，哈哈，啊哈哈哈！

〔抱小兒急下〕

花　雲：（唱搖板）

大街去了孫氏女……我的妻呀！

夫妻們相逢萬不能！

〔二刀斧手押花雲下〕

第十二場

〔吹打，四軍士、陳友傑、張定邊、陳友諒上，陳友諒入座〕

〔陳英豹上〕

陳英豹：花雲君臣被擒。

陳友諒：押進帳來！

陳英豹：押進帳來！（下）

〔二刀斧手押朱文遜、花雲上〕

朱文遜：（唱西皮搖板）

龍臥沙灘難翻爪。

花　雲：（接唱）虎落平陽怎脫逃。

朱文遜：啊卿家，此番進得帳去，是叫罵的是呢，還是哀求的是？

花　雲：哎！自然是叫罵的好。

朱文遜：還是哀求的好。

花　雲：叫罵的好。

朱文遜：哀求的好。

花　雲：千歲！

（唱流水）

千歲爺休說懦弱話，

非是爲臣把君壓；

進得帳，把賊罵，
拚着一死染黃沙。
縱然將我們頭割下，
落一個罵賊的名兒揚天涯。

朱文遜：（唱散板）
卿家休說剛強話，
猶恐剛強染黃沙。
進得帳來忙跪下，

花　雲：（拉住朱文遜）啊千歲，還是叫罵的好。

朱文遜：哀求的是。

花　雲：叫罵的好！

朱文遜：哀求的好！

花　雲：哎，懦弱無剛！

（花雲、朱文遜同進帳；朱文遜跪下）

朱文遜：（接唱）情願歸降慢斬殺。
陳友諒：（唱流水）
戰鼓不住咚咚催，
大元帥擒來兩個賊；
一個站立一個跪，
跪的是何人，站的是誰？
朱文遜：（唱搖板）
跪的是小王朱文遜。
花　雲：（接唱）站的是你老爺叫花雲。
陳友諒：（接唱）從前作事悔不悔，
事到臨頭埋怨誰！
下跪何人？
朱文遜：朱文遜。
陳友諒：朱文遜！

朱文遜：有。

陳友諒：你叔王駕前有幾個侄男？

朱文遜：就是小王一人。

陳友諒：待你如何？

朱文遜：待小王恩重如山。

陳友諒：哼！既然恩重如山，被孤擒住，就要歸降；似你這等貪生怕死之人，要爾何用！——來！推出斬了！

朱文遜：卿家！

花　雲：千歲！

〔二刀斧手押朱文遜下；鼓聲，花雲兩望；二刀斧手上，花雲踢刀斧手〕

花　雲：哎呀！

（唱散板）

嗶喇喇大砲一聲響，

血淋淋的人頭滾一旁。

先前怎樣對你講，
一心要降北漢王！
那賊焉有容人量，
頃刻之間一命亡！
怒氣不息打進帳——

（接唱快板）

大駡賊子北漢王：
既是興兵來打仗，
一來一往動刀槍；
暗地傷人非能將，
你是個人面獸心腸！

陳友諒：哈哈哈！

（唱搖板）

花雲果然心膽壯，

不由孤王喜非常！

下得位來把話講，

花雲將軍聽端詳。

花將軍！

花　雲：賊友諒！

陳友諒：嘍！花將軍，想你主兵微將寡，怎比孤家猛將如雲。㊄依孤相勸，歸順孤王，定是封侯之位；若執意不肯，一刀將你斬首，家中還有妻兒老小，依靠何人？花將軍你要再思啊再想！

張定邊：着啊，我主乃是有道的明君，你要再思啊再想！

花　雲：嗯……

（唱流水）

陳友諒下位好言講，

背轉身來自思量：

我若是降順賊友諒，

留得罵名天下揚；
我若是不降賊友諒，
頃刻之間一命亡。
罷罷罷，豈肯把氣節喪……㊅

張定邊：歸順的好！

花　雲：嘍呀！

（接唱）你老爺願死不願降！

陳友傑：住了！

（唱散板）

花雲說話太張狂，
惡言惡語罵兄王。
吩咐兩旁刀斧手，
斬他首級掛營房！

〔刀斧手押花雲下〕

張定邊：刀下留人。

陳友諒：花將軍還是歸順的好……啊？花雲往哪裏去了？

陳友傑：辱罵兄王，被臣弟將他斬首。

陳友諒：呸！他罵的是孤王，與你有甚麽相干？

陳友傑：嘿！

張定邊：臣還保得在。

陳友諒：花雲執意不肯歸順，如何是好？

張定邊：爲臣有計獻上。

陳友諒：有何妙計？

張定邊：主公在校場之上，立一高竿，將花雲綁在高竿之上，主公手持弓箭，只可開弓，不可放箭；想爲大將者，不怕殺，只怕吓，吓他這麽一吓麽，他也就歸降了。

陳友諒：此計甚好，帶馬伺候！

（唱快板）

花雲可算將魁首，
孤王愛將不計仇；
人來帶馬法場口——
順說花雲把孤投。
（衆同下）

第十三場

花　雲：（內唱西皮倒板）
蓋世英雄遭毒手——
（二刀斧手押花雲上）
花　雲：（接唱快板）
好一似鰲魚吞了鈎——
將身且向法標走——
（上高台，接唱）

為國捐軀把名留。㊆

〔四軍士、陳友傑、張定邊、陳友諒上〕

陳友諒：（唱西皮搖板）

來在校場用目瞅，

（接唱快板）

花雲將軍聽從頭：

你若眞心把孤投，

不封王位定封侯。

花　雲：呸！

（接唱快板）

聞言怒發冲牛斗，

大罵友諒聽從頭：

老爺歸降不能夠，

豈與奸賊做馬牛！

陳友諒：（接唱快板）

花雲不必逞剛強，
剛強怎比楚霸王。
你若眞心把孤降，
孤封你一字並肩王。

花　雲：呸！

（接唱快板）

聞言怒髮三千丈，
大罵友諒聽端詳：
若要老爺來歸降，
賊呀！賊！
除非是紅日出西方！

陳友諒：呸！

（唱散板）

花雲說話太張狂，
惡言惡語罵孤王；
開弓便把雕翎放——（掃一句）
〔花雲掙脫綁繩，奪刀，跳下；陳友諒等急逃下；花雲打陳友傑，陳敗下；花雲追下〕

第十四場

〔四弓箭手、陳友傑上〕
陳友傑：弓箭伺候！
〔花雲上，開打，衆放箭，花雲中箭下〕
弓箭手：花雲中箭而逃。
陳友傑：緊緊追趕！
〔衆同下〕

第十五場

（鼓聲，花雲帶箭上）

花　雲：殺敗了哇，殺敗了！不想誤入羅網，身帶箭傷，大料我命休矣！——（『風入松』牌子）

陳英豹：（內）哪裏走！

（陳英豹上，起打，花雲殺死陳英豹）

花　雲：聖上啊，聖上！臣力已盡，不能保全社稷了。——且住！不免拜別我主，自刎疆場！

（牌子，拜，跌倒，拔箭，自刎）

（四軍士、陳友諒上）

四軍士：花雲自刎疆場。

陳友諒：唔呼呀！可惜一員虎將，不肯歸順，自刎疆場！馬上受孤一拜。——搭了下去。——衆將官，花雲屍首，不可損壞；歇兵三日，兵發金陵！

〔尾聲，同下〕

——劇終——

㈠ 原本原有第一場『金殿』，有朱文遜聞報，宣上花雲出兵的情節；但主要對話已於第二場花雲回府口中介紹，對於人物、劇情無甚幫助，反削弱第二場的氣氛，且一般演出多已不上，故刪去。

㈡ 原詞爲：『你且聽道』，下卽接『急三槍』牌子。京劇中本有此程式，但多在前場已有敍述，避免重複而用。此處若取此法，於『奪機』關鍵，反不明晰，故爲補出。

㈢ 按劇情花安係花雲義子，但在諸人台詞中，均未敍明，故於此就原詞略加補正。

㈣ 原詞爲：『我主爺洪福齊天降』，與下句『劉伯温八卦也平常』句，不相連貫，故改。

㈤ 原詞爲：『想你主乃放牛牧童出身，怎比孤兩榜進士出身。』考之史傳，陳友諒係漁家子，並非出身科第；且『出身』問題，與勸降並無甚大關聯，故爲改易。

㈥ 這一段唱詞，主要是描寫花雲在敵人威脅利誘下，刹那間的思潮起伏；前幾句詞意很好，但原本中有『罷罷罷屈膝跪寶帳』一句，似乎已有降意，下接『你老爺願死不願降』，表示重下決心。但事實上花雲既始終未降，在描寫他的時候，就不必寫出他有敵前屈膝的想法。原本所以要這樣寫，不過是作爲一種藝術上的烘托；但因此而損壞了花雲的英雄性格，也就等於歪曲的描寫了。故略加改動。

㈦ 原詞爲：『爲國忠良下場頭！』有低沉情緒，亦有損於花雲性格，故改。

審
潘
洪

前記

宋將楊繼業，忠勇抗敵，因被主帥潘洪陷害，致糧盡援絕，碰死於李陵碑。其子延昭，進京告下御狀。此案初由劉御史審問，因受潘妃（潘洪之女）賄賂，被八王趙德芳勘破，用金鐧打死。宋王又調寇準進京覆審。寇準時爲縣令，聞金牌急調，甚爲疑懼，終宵不能成寐。陛見時，被擢陞爲御史。潘妃又往行賄，寇準堅辭不受，並告知趙德芳。

開審時，潘洪甚爲傲慢，且供詞狡賴，堅不吐實。寇準乃佯言開脫其罪，另與趙德芳密議，設酒勸醉潘洪，假設陰曹，黑夜提審，誘以甘言，潘始實供，案情遂大白。

此本係楊寶森根據其演出本與本院編輯處祁野耘合作，共同在詞句上進行了必要的修潤。

審潘洪

第一場

〔金牌校尉上〕

校尉：（念）人行千里路，馬走萬重山。

俺，金牌校尉是也。奉了聖上旨意，去往霞谷縣提調寇準，連夜進京。看天時不早，就此馬上加鞭。（下）

第二場

〔四衙役引寇準上〕

寇準：（念引）做清官民之父母，積功德留與兒孫。

（念詩）讀詩書智廣才高，中進士青史名標，

三杯御酒加封號，　被權臣一本參掉。

下官寇準，陝西華州人氏。蒙聖恩得中一甲一名，不想被權臣參掉。是我在吏部効力三載，蒙八千歲提拔，才得職授霞谷縣正堂。自到任以來，黎民倒也好訓。今當三六九日，放告之期，——左右，

衆：有。

寇準：將放告牌抬出！

校尉：（內）金牌下！

衆：金牌下。

寇準：有請。

〔金牌校尉上〕

校尉：金牌下！

寇準：（跪）萬歲！

校尉：跪聽宣召：聖上有旨，提調寇準連夜進京，不得有誤！

寇準：萬萬歲！

校　尉：金牌如火速！（下）

寇　準：卽刻便登程。——轉堂。

〔衙役下，院子上〕

寇　準：有請夫人。

院　子：有請夫人。

〔丫環、寇夫人上〕

寇夫人：（念）夫受皇家祿，　妻沾雨露恩。——老爺。

寇　準：夫人，請坐。

寇夫人：有座。——啊老爺，適才金牌到此，爲了何事？

寇　準：金牌調我連夜進京，不知爲了何事。

寇夫人：想是老爺爲官淸正，聖上與你加官授爵。

寇　準：但願如此。

寇夫人：不知老爺幾時起程？

寇　準：卽刻起程。

寇夫人：老爺請至後面更衣，待我吩咐人役備馬伺候。

寇　準：有勞夫人。（下）

寇夫人：（向院子）吩咐馬牌備馬伺候。

院　子：馬牌走上。

〔馬牌上〕

馬　牌：甚麽事呀？

院　子：老爺卽刻進京，夫人命你備馬伺候。

馬　牌：是啦。（下）

〔寇準更衣上〕

寇夫人：丫環，看酒。

丫　環：是。

寇夫人：（唱二黃原板）

叫丫環看過酒一樽，

我與老爺來餞行。

此一番老爺把京進，

但願得加官進祿步步高陞。

〔馬牌上〕

寇　準：（接唱原板）

接過了夫人酒一樽，
背轉身來謝神靈。
轉面來再與夫人論，
下官言來你是聽：
高堂老母多孝順，
早晚侍奉要殷勤。
辭別了夫人足踏鐙——

（接唱二黃搖板）

披星戴月奔都城。

〔馬牌、院子、寇準下〕

寇夫人：（接唱）一見老爺跨鞍鐙，
但願他此去早回程。
〔丫環同下〕

第三場

〔馬牌、院子、寇準上〕

寇　準：（唱二黃搖板）
馬蹄踏遍路旁草，
不覺來至館驛中。

馬　牌：嗨！有人嗎？出來一個！
〔驛丞上〕

驛　丞：幹甚麼的？

馬　牌：喝！不認得我呀？說出來吓破了你的苦膽。

驛　丞：喲喝！你是幹甚麼的呀？

馬　牌：我們老爺姓寇名準，陝西人氏，現為霞谷縣的正堂。我是霞谷縣上上下下，裏裏外外，『總葫蘆庫』的這麽一個……

驛　丞：甚麽呀？

馬　牌：馬牌子。

驛　丞：喝！馬牌子。你也不打聽打聽我是誰！

馬　牌：你是幹甚麽的呀？

驛　丞：我是這兒的驛丞官兒，專管你們這馬牌子。——來呀，拿張草紙，把這小子給我揑出去！

馬　牌：哎呀，上司老爺！

驛　丞：混賬！

馬　牌：老爺！

驛　丞：你給我滾下去吧！

〔馬牌下〕

驛　丞：參見老爺。

寇　準：罷了。

驛　丞：用些甚麽？

寇　準：前途俱已用過，今晚小心更鼓。

驛　丞：是。——人役們，小心更鼓啊。（下）

寇　準：家院，四更時分，冠帶伺候。

院　子：是。（下）

寇　準：想我寇準，職授霞谷縣令，爲官以來，上不負君，下不虧民。聖上金牌調我連夜進京，不知爲了何事？今晚獨宿館驛，好不愁悶人也！

（起初更）

寇　準：（唱二黃慢板）

一輪明月早東升，

想起了高堂上老娘親；

伴君猶如羊伴虎，

盡得忠來難把孝行！

〔起二更〕

（唱原板）移星換斗二更盡，

坐不安來睡不寧；

霞谷縣並不曾虧負百姓，

金牌調我所為何情？

〔起三更〕

（接唱）聽譙樓打罷了三更時分，

一輪明月照街心。

有寇準獨宿館驛心中愁悶，

想起了在衙內審理民情：

早堂接狀早堂審，

午堂接狀審得清；

到晚來接下無頭狀，

一盞紅燈審到了天明。

（看書，院子捧茶上）

院　子：老爺用茶。

（寇準用茶，起四更）

寇　準：（接唱）耳邊廂又聽得四更盡，

家院與爺改換衣巾。

（院子、寇準下，驛丞上，照料室內外）一

驛　丞：人役們，小心更鼓啊！（下）

（院子捧笏，寇準更衣上）

寇　準：（接唱原板）

轉面來再把家院叫，

老爺言來你是聽：

我命你回衙報一信，

一路上急走莫少停。

倘若是太夫人將你來問，
你就說你老爺不久回程；
倘若是少夫人將你來問，
你就說你老爺進都城、一步一步往上陞，切莫要掛心。

院　子：遵命。（下）

〔寇準捧笏出館驛；起五更〕

寇　準：（接唱）朝臣待漏五更冷，
鐵甲將軍夜渡津。
東華門本是文官走，
西華門本是武將行；
有寇準打從東華門進——

內　：（笑）哈哈哈……

寇　準：（接唱）又聽得文武發笑聲。
他笑我寇準官職小，

七品縣令怎見當今！
有才不在官大小，
無才枉受爵祿恩。
撩袍端帶把龍廷進——
三呼萬歲臣見君。
（接唱搖板）
臣，寇準見駕，吾皇萬歲！
宋　王：（內）卿家進京來了？
寇　準：調臣進京，爲了何事？
宋　王：（內）調卿進京，只爲潘楊二家之事，命卿審問。
寇　準：臣啓萬歲：潘楊兩家，一家是當朝太師，一家是皇家郡馬；臣官卑職小，難以審問。
宋　王：（內）不妨。就封卿爲西台御史，外賜聖旨一道，審明回奏，領旨下殿。
寇　準：謝主龍恩。

〔太監捧旨上，將旨交與寇準，下〕

寇　準：捧旨下龍廷。

〔太監、趙德芳上〕

太　監：咋！賢爺在此啊！

寇　準：叩見八賢君。——恕臣有王命在身，不能全禮，賢爺千歲！

趙德芳：卿家進京來了？

寇　準：進京來了。

趙德芳：我叔王調你進京，爲了何事？

寇　準：調臣進京，審問潘楊兩家之事。

趙德芳：他兩家，一家是當朝太師，一家是皇家郡馬，卿家七品縣令，如何問得？

寇　準：蒙聖恩，七品縣令陞爲西台御史。

趙德芳：卿家陞官，可喜可賀。

寇　準：千歲提拔。

趙德芳：卿家可知前任劉御史之故？

寇　準：臣却不知。

趙德芳：只因他審問潘楊二家之事，審的不淸不白，被本御金鐧打死。

寇　準：（一驚）有這等事！待臣回覆聖命。

趙德芳：且慢，卿家只管大膽審問，倘有爲難之處，到我南淸宮領敎就是。

寇　準：多謝千歲。

（唱二黃搖板）

八賢爺做了主大膽審問，

哪怕那賊潘洪國戚皇親。（下）

趙德芳：（接唱搖板）

好一個忠心小寇準，

七品縣令審皇親。

但願潘洪早招認，

免得本御掛在心。

內侍帶路後宮進，

懲奸除佞仗賢臣。

〔太監同下〕

第四場

〔四衙役、二皂隸、一班頭、寇準上〕

寇　準：（唱二黃散板）

金殿領了萬歲命，

西台御史審皇親。

〔吹打，供奉聖旨，叩拜〕

內　：公公到！

班　頭：公公到。

寇　準：有請。

〔太監上〕

太　監：（念）手托千金禮，來到御史門。——寇老先兒在哪兒哪？

寇　準：公公！

太　監：恭喜寇老先兒，賀喜寇老先兒！

寇　準：喜從何來？

太　監：七品縣令，陞爲西台御史，豈不是一喜嗎？

寇　準：公公提拔。

太　監：咱家提拔不到。——啊，寇老先兒，潘楊二家之事，是在貴衙審問麽？

寇　準：在敝衙審問。

太　監：後宮潘娘娘，有份禮單，拿去瞧瞧！（遞禮單）

寇　準：（看禮單，尋思）好一份厚禮。——啊，公公，此禮爲何？

太　監：少時審問太師，要你諒情一二。

寇　準：王法森嚴，必須按律而斷。

太　監：嘍，甚麽律條不律條的，把禮單收下吧！

寇　準：無功不受祿。

太　監：嘍，受祿必有功。你還是收下的好。

寇　準：不敢收。

太　監：咋！後宮潘娘娘，有話囑咐於你：只要太師在，不要太師壞。你要動他一根毫毛兒，哥哥兒！你這頂烏紗，可就戴不住啦！正是：暫離西台地。（擲禮單於地，怒下）

寇　準：王法不徇情！——且住！正要升堂理事，後宮潘娘娘送來一份厚禮，與老賊講情。我若收了此禮，豈不學了前任劉御史；我若不收此禮，後宮娘娘降罪，如何是好？哎呀，這這這……（尋思）有了！下殿之時，八千歲言道，若有爲難之處，可至南淸宮領敎。——左右！

衆　：有。

寇　準：打道南淸宮！

（衆同下）

第五場

（太監引趙德芳上）

趙德芳：（唱二黃散板）

獨坐宮中心煩悶，

等候寇準問分明。

〔寇準上〕

寇　準：（唱二黃散板）

急忙忙來在宮闈境，

心有疑難問聖明。

來此宮門，待我叩環。

太　監：何人叩環？

寇　準：煩勞通稟，寇準求見。

太　監：候着。——啓千歲，寇準求見。

趙德芳：宣他進宮。

太　監：寇準進宮啊！

寇　準：領旨。——臣寇準見駕，賢爺千歲！

趙德芳：平身，賜座。

寇　準：謝座。

趙德芳：卿家審問潘楊之事如何？

寇　準：臣正要升堂理事，後宮潘娘娘送來一份厚禮，現有禮單在此，賢爺請看。（遞禮單）

趙德芳：（看禮單）好一份厚禮，卿家就該收下才是。

寇　準：臣若收了此禮，豈不學了前任劉御史之故！

趙德芳：卿家只管收下，有本御做主。

寇　準：（尋思）這……也罷，就暫寄南清宮，候事完畢，再做定奪。

趙德芳：好，就暫存南清宮，事畢之後，再來領取。——哎呀，慚愧呀，慚愧！

寇　準：千歲何出此言？

趙德芳：卿家有所不知，我想那潘老太師犯罪，就有後宮潘娘娘送與卿家一份厚禮；那楊郡馬與本御雖是一門內親，只是並無厚禮送與卿家，豈不慚愧！

寇　準：哎呀！（跪）臣必須按律而斷。

趙德芳：卿家請起。

寇　準：謝千歲。

趙德芳：卿家此番前來，是乘騎，還是坐轎？

寇　準：臣是步行而來。

趙德芳：哎呀，爲了我叔王江山，豈不累壞了卿家！現有我叔王賜我的『白龍御馬』，如今就送與卿家乘騎。

寇　準：謝千歲。

趙德芳：內侍，與寇卿帶馬。

太　監：咋。——寇老先兒，上馬呀！

〔太監與寇準帶馬，起『小拉子』〕

寇　準：千歲在此，有些不便，將馬往下帶！

太　監：咄，咄，咄——

趙德芳：嘍，將馬往上帶！

太　監：嗒，嗒，嗒——

寇　準：方才言過，賢爺在此，有些不便。往下帶，往下帶！

太　監：咄，咄，咄——

趙德芳：嘟！

（唱二黃散板）

內侍帶馬不中用，

孤王親自帶『白龍』。

〔親與寇準帶馬〕

寇　準：（吃驚）哎呀！（跪）

（接唱）自盤古哪有君與臣帶馬！

趙德芳：（接唱）本御帶馬表寸心。

寇　準：（接唱）臣大膽謝千歲忙跨金鐙——

得意洋洋發笑聲。

（笑）哈哈哈……

太　監：咋！這是甚麼地方，大驚小怪的！

〔寇準下〕

趙德芳：（接唱散板）

一見寇準上馬行，

且坐宮中等信音。

〔太監同下〕

第六場

〔四衙役、二皂隸、一班頭、寇準上〕

寇　準：（唱二黃散板）

御史衙前下金鐙——

欽奉聖命審奸臣。

來！

班　頭：有。

寇　準：升堂！（吹打，入座）今日升堂理事，五刑俱要齊備。

班　頭：俱已齊備。

寇　準：潘洪到此，叫他報門而進！

班　頭：是。

〔潘洪上〕

潘　洪：（念）從前做事差，如今後悔遲！

衆　：（喊堂威）哦……

潘　洪：唔呼呀！小小的御史衙門，倒有些個威風殺氣。

班　頭：哼，衙門雖小，倒有這麼個勁兒啦、味兒啦的。

潘　洪：來！

班　頭：叫誰哪？

潘　洪：過來！

班　頭：八成兒是叫我哪！——啊，來啦，幹甚麼呀？

潘　洪：與老夫報門。

班　頭：喝！報門也是我們的事兒呀？

潘洪：哼，與我報門！

班頭：好，報門就報門。——報，犯官告進。

潘洪：𡤥，要叫太師。

班頭：要叫犯官！

潘洪：哼！太師！

班頭：啊？當初你在雁門關，身爲兵馬大元帥的時候，似乎我這樣兒的，叫你一聲太師爺，你連眼皮也不抬呀。如今你犯了罪啦，有道是王子犯法，與庶民同罪，沒甚麽說的，你將就着點兒吧——犯官！

潘洪：哼！還是要叫太師。

班頭：啊，還是犯官。

潘洪：太師！

班頭：犯官！

潘洪：呸！我打死你這奴才！

班頭：得得，太師就太師，你着甚麽急呀？——報，太師……犯官告進。

潘　洪：哼！（進門）我道是誰，原來是小寇兒。請了，請了！

寇　準：潘洪，見了本御史，爲何不跪？

潘　洪：見了你若是下跪，見了當今萬歲，老夫還要匍匐金階不成？

寇　準：（冷笑）呵呵呵……你欺我官卑職小？——來，請過聖命！

〔吹打，請旨，寇準旁坐，潘洪跪〕

潘　洪：臣潘洪見駕，吾皇萬歲！

班　頭：當堂有刑。

寇　準：鬆刑。

〔衙役與潘洪鬆綁〕

寇　準：潘洪！

潘　洪：臣。

寇　準：聖旨在上，本御史在此，你怎樣私通北國，苦害楊家？從實招來，免得皮肉受苦。講！

潘　洪：臣啓萬歲：老臣鎭守雁門關，白日與胡兒交戰，晚來與我主擔憂；那楊六郎回

得京來，乃是誣告老臣。

寇　準：怎麽講？

潘　洪：誣告老臣。

寇　準：潘洪！

潘　洪：臣。

寇　準：你這賣國的奸賊！

班　頭：（譏諷潘洪）哦……

寇　準：想你身爲當朝太師，一人之下，萬萬人之上，你是何等的榮耀哇！誰想你這老賊貪心不足，縱容你子潘豹，在天齊廟前，擺下百日擂台，要將天下的英雄，一網打盡，你這老賊也好揚名天下。也是那楊老將軍，他的家規不嚴，那楊七將軍，私出府門，行至在天齊廟前，見你子潘豹在擂台之上，是洋洋得意；那楊七將軍性如烈火，上得擂台，三拳兩足，將你子潘豹打死。——你這老賊，就與那楊老將軍，抓袍擄帶，面見當今。好一個有道的明君，不忍加罪，反與你兩家解和。誰想你這老賊，懷恨在心，修書一封，下到北國胡兒那

裏，叫他們打來了連環戰表。你這老賊，在金殿之上，掛了帥印，單單要那楊老將軍，以爲前站先行。那楊老將軍上殿連辭數本，萬歲不准；無奈又在金殿之上，討一名保官，聖上就命呼延老將軍做了楊家的保官。你這老賊也要討一名保官，想這滿朝文武，誰來保你！偏偏那賀朝進與你這老賊同黨，他就做了你的保官，你二人正好狼狽爲奸。——那楊老將軍見事不祥，只得去到瓦橋三關，調他六子回營，共滅胡兒。你這老賊兵到雁門，升帳點卯。天氣炎熱，誤了你的卯期，可也是有之啊。怎麼，你這老賊，就要將他斬首！那呼延老將軍，進帳講情，你這老賊假意准情；又命人報道，營中缺糧。想你做元帥的，豈不知兵馬未動，糧草先行，怎麼會營中缺糧啊？你就偏命那呼延老將軍，催解糧草。想那呼延老將軍乃是他楊家的保官，豈能替你這老賊前去催糧？本當不允，又恐違背你的將令。那呼延老將軍出得大營，大笑了三聲，就氣暈而死！——那楊老將軍見呼延老將軍一死，猶如斷了他楊家的命脈一般，就帶了他六子，怒出大營，不聽你的調遣。你這老賊就命白牌請過了上方寶劍，追趕他父子回營。那楊七將軍性如烈火，打碎了白牌，扭斷了

令箭。那楊老將軍可是知罪的臣子，就命他六子回營請罪。你也不管他是皇家的郡馬，就一綑四十！——黃道日期，你不准他父子出兵，黑道日期，反命他父子出馬，偏偏他父子又得勝而歸。你就該大開城門，迎接他父子進城，才是你做元帥的道理。怎麽，你反命那賀朝進帶領五百名雁翎刀手，把守在雁門關，對那楊老將軍言道：必須將北國胡兒，斬盡殺絕，方許進城。想那北國胡兒，猶如潮水一般，一時焉能斬得盡、殺得絕！他父子萬般無奈，就殺一陣、敗一陣、敗一陣、殺一陣，敗至在兩狼山下！——他父子被困在兩狼山，那楊老將軍就命那楊七將軍回轉雁門，搬兵求救。不想你這老賊，想起了打子仇恨，將他誆下馬來，用酒灌醉，綁在花標柱上，射了他一百單三箭，將他射死。——你這打子的仇恨，也就報了，怎麽還是按兵不動呢？那楊老將軍，只爲放心不下，又命楊六將軍，殺出重圍，探聽下落。那楊老將軍被困在兩狼山，盼兵兵不到，望子子不歸，白日受飢餓，夜晚被風吹，萬般無奈，就碰死在李陵碑下！——那楊六將軍聞得他父已死，進京告下御狀；聖上命前任劉御史審問你這老賊，審得是不清不明，被八千歲金鐧打死；萬歲又發金

牌，連夜調本御史進京，審問你這老賊。你這老賊爲臣不能盡忠，爲子不能盡孝；似你這樣不忠不孝，賣國欺君，國法豈能容得！㊁

（唱二黃散板）

老賊不信抬頭看，

本御史不比前任官。

來！

衆：有。

寇準：打！

衆：啊。

潘洪：老夫乃皇親國戚，哪個敢打？

寇準：呸！

（唱二黃散板）

說甚麼皇親國戚我不敢打，

我打的是謀朝賣國的臣。

衆：（打潘洪）一十，二十，三十，四十。

潘洪：唉！

（唱二黃倒板）

上堂來打了我四十大板。

班頭：（拿夾棍擲地上）大刑到！

潘洪：這做甚麽？

班頭：這是伺候太師爺您的。

潘洪：不用！

班頭：不用？少時就得用。

潘洪：哼！往下拿！

班頭：往下拿？我這個脾氣兒上來啦，我偏往上拿！

潘洪：敢與老夫結扣？

班頭：不夠？找補『軋餄餎』呀。㊂

潘洪：唉！

班　頭：矮啦？矮啦、墊塊磚兒呀。

潘　洪：罷了哇，罷了！

班　頭：大啦？這還是小三號兒的哪。說好的吧，潘老大呀！

潘　洪：唉……

（唱二黃原板）

只打得兩腿鮮血淋。

咬定了牙關不招認，

看他把我怎樣行！

寇　準：潘洪，萬歲在那裏問你，你是怎樣私通北國，苦害楊家？速速招來！

潘　洪：無有甚麽招的！

寇　準：呸！

（唱二黃散板）

人來與爺看夾棍，

看他招承不招承。

班　頭：夾起來！

〔用夾棍刑〕

寇　準：問他有招無招？

班　頭：招不招？

潘　洪：無有甚麽招的！

班　頭：不招。

寇　準：收！

潘　洪：唉……

班　頭：太師暈刑！

寇　準：鬆刑。

班　頭：是。（鬆刑）

寇　準：潘洪！

潘　洪：臣。

寇　準：萬歲又在那裏問你，你是怎樣苦害楊家，按兵不動，誰與同謀？

潘　洪：若問通謀之人，有你在內！

寇　準：呀呀呸！

（唱二黃散板）

人來看過紅鐵練，

看他承招不承招！

〔用銅練刑，潘洪暈倒〕

班　頭：太師爺氣絕啦！

寇　準：哎呀！（下位摸潘洪）且住！五刑用過，老賊並無半點口供，竟爾氣絕身亡，

這這這……

班　頭：回稟老爺的話，人不動心，死不了；一口涼水就好。

寇　準：快些取來。

班　頭：是。

〔下，取涼水上，噴潘洪〕

潘　洪：唔……

班頭：太師爺放了個屁。

寇準：哼！

班頭：不是，嘆了口氣。

潘洪：（唱二黃原板）

　　昏昏沉沉陰曹府進，

　　飄飄渺渺又還魂。

　　猛然間睜開了昏花眼，

　　我面前站定了對頭人。——

　　手摸胸膛想一想，

　　後宮是我的甚麼人？

　　有朝進西宮奏一本，

　　管教你小寇兒活不成！

寇準：啊，太師，不必如此，待下官將此事，推在楊郡馬的身上，與太師無干就是。

潘洪：但憑於你。

寇　準：攙了下去。

〔皂隸等攙潘洪下〕

寇　準：哎呀且住！五刑用盡，老賊並無半點口供，不免再去南清宮商議。——來！

衆　：有。

寇　準：帶馬南清宮去者！

〔衆同下〕

第七場㈣

〔禁卒上〕

禁　卒：我，禁卒的便是。只因我家老爺，審問潘洪，五刑用盡，並無半點口供。是我家老爺去至南清宮，與八千歲定下一計，備辦酒席，將老賊灌醉；假設陰曹，誆哄老賊的口供。命我去至監中提調老賊，時候不早啦，就此走走。（下）

第八場

〔『急急風』，衆衙役扮鬼卒、牛頭、馬面，寇準扮判官，趙德芳扮閻君上〕㊄

趙德芳：衆鬼卒。將潘洪押上『森羅』！

〔衆拉潘洪上、潘洪跪〕

趙德芳：嘟！膽大潘洪，你在陽間怎樣私通北國，苦害楊家？從實招來！你若招了實供，放你還陽，日後還有一朝人王帝主；你若不招，將你叉入油鼎，永無復生之日。想這寃仇宜解不宜結，還不與我速速招來！

潘　洪：哎呀且住！看這大鬼小鬼，牛頭馬面，定是陰曹地府，莫非我死了不成？方才閻君言道，寃仇宜解不宜結；我若招了，放我還陽，日後還有一朝人王帝主；我若不招，就將我叉入油鼎，永無復生之日。唉！招了吧，招了吧！

（唱二黃倒板）

潘仁美跪殿角一言告稟，

（接唱迴龍）

尊一聲閻君爺細聽詳情。

趙德芳：慢慢講來！

〔寇準用雙手錄供〕

潘　洪：（接唱原板）

昔日裏設下了天齊大會，
我的兒小潘豹擺擂揚名。
楊七郞逞英雄吾兒喪命，
因此上打子仇懷恨在心。
勾結了蕭銀宗打來戰表，
要奪取我主爺錦繡龍廷。
在金殿本是我討下帥印，
命楊家父子們以爲先行。
兩狼山打一仗他父子被困，
楊繼業命七郞回營搬兵。

我一見小畜生想起了打子仇恨，
因此上將七郎亂箭穿身。
剩下了楊六郎逃回本郡，
八賢君扶助他面奏當今。
我心中只惱恨仇人三個……

趙德芳：第一個仇人？

潘　洪：（唱二黃散板）

第一個恨的是那八賢君。

趙德芳：第二個仇人？

潘　洪：（接唱）第二個恨的是那御史寇準。

趙德芳：這第三個？

潘　洪：（接唱）第三個恨的是六郎仇人。

害楊家都只爲打子的仇恨，
因此上官報私仇滅他的滿門。

望閻君開大恩放我回轉，
從今後回陽間改學好人。

趙德芳：叫他畫供！

衆　：畫供！

潘　洪：供招是實。

〔潘洪在招狀上畫供〕

趙德芳：撤去『森羅』。

〔衆皆換下鬼臉，太監暗上〕

潘　洪：啊？

趙德芳：嘟！大膽潘洪，竟敢私通北國，苦害楊家，如今有了你的供狀，還敢抵賴麽？

潘　洪：你們假設陰曹，誆哄老夫，是何道理？

趙德芳：現有你的供狀在此。

潘　洪：拿來我看。

趙德芳：拿去看來！

〔潘洪接狀，急撕碎，吞吃〕

趙德芳：哼！押了下去！

〔皂隸押潘洪下〕

趙德芳：（向寇準）哎呀卿家呀！這張招狀，被那老賊吞吃腹內，如何是好？

寇　準：千歲不必驚慌，爲臣這裏還有一張。

趙德芳：卿家眞乃高才，隨我一同上殿啓奏便了。

〔二人互拜，衆同下〕

——劇　終——

㊀ 原本寇準當場換衣帽，因取消檢場，故改作寇準下，上驛丞，用以調劑時間。（此係按照楊寶森演出本處理，各地劇團，不妨活用。）

㊁ 本段念白、詞句過長，其中白「你這老賊兵到雁門……」至「……綑四十」一節，有時因爲連演「楊家將」全劇的關係，省略不念。

㊂ 「軋餄餎」原爲北方軋製的一種麵食，又爲施刑的一種名稱。

㊃ 有的演出，在第六場之後尚有寇準與趙德芳在南淸宮定計、禁卒召妓用酒灌醉潘洪等場子，結構比較繁冗，故從楊寶森演出本。

㊄ 此場假設陰曹，在演出時，應注意舞台形象，勿使過於恐怖。

二進宮

前記

明穆宗死後，太子年幼，李艷妃垂簾聽政。其父李良，蒙蔽李妃，企圖篡位，定國王徐延昭、兵部侍郎楊波，於龍鳳閣嚴詞諫阻，李妃執迷不聽，君臣爭辯甚劇，不歡而散。

李良封鎖了昭陽院，使內外隔絕，篡位之跡已明。徐、楊二人於探皇靈後，二次進宮進諫。此時李妃已悔悟，遂以國事相託。後楊波發動人馬，卒斬李良。

『二進宮』是全部『龍鳳閣』劇中的一折，唱腔有特殊成就。此本現由楊寶森與中國京劇團演員雪艷琴、王泉奎和本院編輯處祁野耘，共同作了一些詞句上的修潤。

二 進 宮

李艷妃：（內）唉！先王啊……

〔宮女、徐小姐、李艷妃上〕

李艷妃：（唱二黃慢板）

自那日與徐楊決裂以後，
看一看不覺是八月中秋。
先王爺晏了駕太子年幼，
太師爺起下了篡位奸謀。
他那裏父女情全然無有，
竟把我孤兒寡母當作了馬牛。
徐小姐把守在宮門口，

怕的是太師爺來把宮搜。

徐延昭：（內）大人請！

楊　波：（內）千歲請！

（徐延昭、楊波、楊公子同上）

徐延昭：（唱二黃搖板）探罷皇靈到昭陽。

楊　波：（接唱）宮門上鎖是賊李良。

徐延昭：（接唱）銅鎚付與大人掌。

（楊波接鎚，交付楊公子）

楊　波：（接唱）擊開宮門見皇娘。

楊公子：遵命。

（接唱）銅鎚一舉雙環斷。

徐小姐：（接唱）何人大膽闖昭陽？

徐延昭 楊　波：（同）我兒休要動手，此乃楊四公子 徐小姐，向前見禮。

楊公子：小將有禮。

徐小姐：還禮。

〔楊公子下〕

徐延昭：我兒啓奏國太，就說徐楊二家宮門候旨求見。

徐小姐：（進內）啓稟國太，徐楊二家宮門候旨求見。

李艷妃：宣他二人進宮！

徐小姐：國太有旨，徐楊二家進宮！

徐延昭：領旨。——大人！

楊　波：千歲！

徐延昭：此番進宮，將保國之事，啓奏國太。

楊　波：全仗千歲。

徐延昭：大人請！

楊　波：千歲請！

（唱二黃慢板）

千歲爺進寒宮休要慌忙，
站宮門聽學生細說比方。
昔日裏楚漢兩爭強，
鴻門設宴要害漢王。
張子房背寶劍把韓信來訪，
九里山前擺下戰場。
逼得個楚項羽烏江命喪，
到後來封韓信三齊王。
他朝中有一個蕭何丞相，
後宮院有一位呂后娘娘。
他君臣擺下了天羅地網，
三宣韓信命喪未央。
九月十三雪霜降，
蓋世的忠良不能久長。

千歲爺進寒宮學生不往。

〔徐延昭夾白：怕着何來？〕

怕的是辜負了十年寒窗、九載遨遊、八月科場、七篇文章，才落得個兵部侍郎，怕只怕無有下場！

徐延昭：大人！

（唱原板）

說甚麼學韓信命喪未央，
站宮門聽老夫改說一樁。
先皇爺怎比得漢高皇上，
龍國太怎比得呂后皇娘，
李良賊怎比得蕭何丞相，
大人怎比三齊王。
這寒宮權當做鴻門宴上；
有老夫比樊噲、懷抱銅鎚、保駕身旁，料也無妨。

楊　波：（接唱）我好比魚兒闖過了千層羅網，
受了些驚怕，着了些慌忙。
徐延昭：（接唱）只要你忠心把國掌，
老夫保你滿門無傷。
楊　波：（接唱）千歲爺保學生滿門無傷，
拾死忘生闖進昭陽。
徐延昭：（接唱）前面走的開國將。
楊　波：（接唱）後面跟隨兵部楊侍郎。
徐延昭：（接唱）站立在宮門朝內望——
〔李艷妃哭：「先王啊……」〕
楊　波：（接唱）又只見龍國太懷抱太子、兩淚汪汪、口口聲聲哭的是先王！
徐延昭：（接唱）龍國太哭的是江山難掌。
楊　波：（接唱）擺一擺手兒切莫要承當。
徐延昭：（接唱）進宮去休行那君臣大禮。

楊　波：（接唱）學一個文站東，

徐延昭：（接唱）武列西，

徐延昭楊　波：（同唱）各自分班站立在兩廂。

李艷妃：先王啊！

（唱慢板）

李艷妃坐昭陽前思後想，

想起了朝中事無有主張。

耳邊廂又聽得朝靴底響，

想必是徐、楊進了昭陽。

有幾句話兒我不好言講，

我只得懷抱太子、兩淚汪汪、口口聲聲哭的是先王！

徐延昭：（唱原板）

懷抱着幼主爺江山執掌。

楊　波：（接唱）爲甚麽恨天怨地，假帶愁腸所爲哪樁？

李艷妃：（接唱）並非是哀家假帶愁腸，
都只爲我朝中不得安康。
楊　波：（接唱）我朝中有甚麽禍從天降？
徐延昭：（接唱）你就該請太師進宮來、父女們商量又待何妨？
李艷妃：（接唱）太師爺心腸如同王莽，
他要奪我皇兒錦繡家邦。
徐延昭：（接唱）太師爺娘娘的父，他本是皇親國丈。
楊　波：（接唱）未必他一旦無情，起下了篡位的心腸？太師爺忠良！
李艷妃：（接唱）你道他無有篡位的心腸，
封鎖昭陽爲的是哪樁？
楊　波：（接唱）臣七月十三也曾把三本奏上，國太偏偏要讓。
徐延昭：（接唱）你言道：大明朝、有事無事、不用徐楊二奸黨，趕出朝房，龍國太自
立爲王。
李艷妃：（接唱）先前的話兒休要講，

不看哀家看在先王。
徐皇兄保幼主登龍位上，
我封你一字並肩王。

徐延昭：（接唱）老臣我年邁難把國掌，
要保朝還是那兵部侍郎。

李豔妃：（接唱）徐皇兄年紀邁難把國掌，
轉面來叫一聲兵部侍郎：
你保幼主登龍位上，
你的美名萬古揚。

楊 波：（接唱）吓得臣低頭不敢望，
戰戰兢兢啓奏皇娘：
臣昨晚修下了辭王本，
今日裏進宮來辭別皇娘，
望國太開恩將臣放，

放臣還鄉落得個安康。

李艷妃：（接唱）他二人把話一樣講，

倒叫哀家無有主張，

無奈何懷抱太子跪在昭陽。

徐延昭：（接唱）吓壞了定國王！

楊　波：（接唱）兵部侍郎！

徐延昭：（接唱）自從盤古立帝邦，

楊　波：（接唱）君跪臣來臣怎敢當！

李艷妃：（接唱）非是哀家來跪你，

跪的是我皇兒錦繡家邦。

徐延昭：（接唱）錦家邦來錦家邦，

楊　波：（接唱）臣有一本啓奏皇娘。

徐延昭：（接唱）昔日裏有一個李文、李廣，

楊　波：（接唱）弟兄雙雙扶保朝綱；

徐延昭：（接唱）李文北門帶箭喪，
楊　波：（接唱）伴駕山前又收李剛。
徐延昭：（接唱）收了一將損傷一將，
楊　波：（接唱）一將倒比一將強。
徐延昭：（接唱）到後來保太子登龍位上，
楊　波：（接唱）反把那李廣斬首在法場。
徐延昭：（接唱）這都是前朝的忠臣良將，
楊　波：（接唱）哪一個忠良又有下場！
李艷妃：（接唱）有下場來無下場，
細聽哀家說個比方：
昔日裏有個潘老丞相，
李氏夫人替了皇娘，
紫竹林內生太子，
他的名兒萬古揚。

徐延昭：（接唱）困龍思想長江浪，
楊　波：（接唱）虎落平陽想奔山崗。
徐延昭：（接唱）國太思來國太想，
楊　波：（接唱）誰是忠良哪個是奸黨？
李艷妃：（接唱）忠良本是徐、楊將，
奸黨本是我父李良。
二卿不把國來掌，
哀家跪死在昭陽！
徐延昭：（唱搖板）
銅鎚一舉娘娘請上。
楊　波：（接唱）楊波攙起定國王。
徐延昭：（接唱）回頭來奏一道太平表章，
老楊波搬來了衆家兒郎。
李艷妃：呀！

（接唱）聽說是楊波搬兵到，
不由哀家喜眉梢。
太子交與徐小姐抱——
徐小姐：（接唱）雙手付與老年高。
徐延昭：（接唱）用手接過大明後，
大人！
楊　波：千歲！
徐延昭：（接唱）你保幼主坐龍樓。
楊　波：（接唱）用手接過龍一條，
兩眼睜睜把臣瞧。
低下頭來生計巧……
千歲！
渾身上下似水澆，難以保朝。
徐延昭：（接唱）大人不必生計巧，

你的心事某猜着，
莫不是保幼主嫌官小……
是與不是？

楊　波：這個……

徐延昭、楊　波：（同笑）哈哈哈……

徐延昭：國太！

（接唱）加封楊波好保朝。

李艷妃：楊波聽封！

楊　波：臣。

李艷妃：（唱搖板）

我封你七歲孩童戴紗帽，
九歲女兒進皇朝，
封你太子太保多榮耀，㊀
子子孫孫爵祿高。

〔李艷妃、徐小姐、宮女同下〕

楊　波：（接唱）叩罷頭來謝龍恩。

徐延昭：（接唱）徐延昭代駕且平身。

楊　波：（接唱）一文，

徐延昭：（接唱）一武，

徐延昭
楊　波：（同接唱）出宮門。

楊　波：（接唱）仗着太子叫皇兄，

大明江山還仗你。

徐延昭：（接唱）保國家全仗你楊家父子兵。

〔同下〕

——劇　終——

---

❶ 原詞是『封你太子和太保』，『太子太保』是一完整名詞；加一『和』字，便不妥當。故改。

五台山

前記

『五台山』又名『五台會兄』，是『楊家將』傳說中的一節。六郎楊延昭到北國昊天塔盜取了他父親令公的遺骨，兼程而歸。行至五台山，夜宿古廟中，遇見了在沙灘赴會時看破朝廷權奸用事，憤而削髮出家的五郎延德。因闊別日久，彼此不敢貿然相認；幾經盤詢，始知是弟兄相遇。悲痛未已，北國追兵已臨山下。五郎延德持杖下山，戰退追兵，弟兄二人遂揮淚而別。

本劇是一個流傳較廣的傳統劇目，各劇種中多有這一節目。並且有的劇本對人物性格、思想、感情，都作了很細緻、生動的刻劃與描寫。如川劇就是其中很好的一個。而在京劇中，基本情節雖然相同，但在這一方面的描述，却比較簡略、粗糙，這也是本劇在近年京劇舞台上、已不太流行的原因之一。因此在進行整理時，針對以上缺點，參考了地方劇本，適當地吸取了川劇、湘劇的優點，特別是在『兄弟初見』，『六郎盤兄』等情節上，都作了一些補充和改動。

本劇的整理是由中國京劇團演員趙文奎、楊少龍與本院編輯處呂瑞明、何異旭共同進行的。

五台山

（楊延昭上）

楊延昭：休趕哪，休趕！

（唱二黃散板）

打開玉籠飛彩鳳，
掙斷金鎖走蛟龍。

俺，六郎延昭。奉了母親之命，去到北國昊天塔，搬請爹爹骸骨。且喜骸骨到手，不想又被遼兵趕來；是俺殺退追兵，行至此處，看天色不早，前面有一古廟，不免前去借宿一宵便了。

（唱散板）

催馬加鞭往前進——

不覺來到古廟門。

老　僧：來此已是古廟。（下馬）師父有麽？

（內）嗯哼！

（上念）　掃地不傷螻蟻命，愛惜飛蛾紗罩燈。——是哪一位？（開門）

楊延昭：師父！

老　僧：原來是位壯士，到此何事？

楊延昭：俺乃行路之人，行在此處，天色已晚，意欲在寶刹借宿一宵，明日早行。望求師父方便方便！

老　僧：請問壯士，從哪道而來？要往何方而去？

楊延昭：從北國而來，要往南朝而去。

老　僧：原來如此。出家之人慈悲爲本，方便爲門。來來來，待老僧與壯士牽馬。

楊延昭：這就不敢。

〔拉馬，進內〕

老　僧：壯士可用些齋飯？

楊延昭：前面用過了。請借明燈一盞。

老　僧：請少待。（取燈）燈到。——啊壯士，我有一徒兒性情不好，少時回來你要留心一二。

楊延昭：有勞了。師父請便。

老　僧：貧僧失陪了。（下）

楊延昭：看師父已去，不免取出爹爹骸骨一觀便了。（取包裹）令公！我父！爹爹呀！

（唱二黃散板）

一見骸骨兩淚淋，

怎不叫兒痛傷情。

哭一聲老爹爹，啊……老爹爹呀！

可嘆你爲國家命喪番營。

看天色不早，待我安歇了吧。

〔收好包裹，搜殿，關門，睡〕

楊延德：（內）好酒！

（唱二黄倒板）

五台山出了家當了和尙。

（醉上，接唱散板）

天波府抛却了年邁萱堂。

（念詩）脫去蟒袍換袈裟，　金刀割去頂上髮；

不願在朝陪王駕，　五台山上出了家。

洒家，五郎延德。適才在山下赴牛羊大會去了，那些個施主們取來大罎的酒，這個敬俺一杯，那個敬俺一盞，不覺吃得這般醺醺大醉。看天色不早，猶恐師父懸望，不免回山便了！

（唱二黄散板）

憶昔當年幽州鬪，

楊家死的好慘傷。

冷眼看破君王面，

棄官削髮換僧裝。

層層叠叠山崗上——

只見紅日落西方。

啊！

看山門緊閉，待我向前叫門。——開門來，嗬！開門來！

〔老僧上〕

老　僧：外面喧嘩，想是徒兒回來了。

楊延德：爲何這樣慢騰騰的，待俺打了進去……

〔老僧開門，扶延德入內〕

楊延德：（看）哎呀呀，我道是誰，原來是師父！

老　僧：啊，徒兒，哪裏吃得這樣醺醺大醉？

楊延德：師父哪裏知道，適才弟子下山，那些個施主們取來大罈的酒，這個敬俺一杯，那個敬俺一盞，不覺吃得這般……（吐）喔……我有偏師父了。

老　僧：你我乃是出家之人，下次不可。

楊延德：弟子記下了。

老　僧：來來來，隨爲師禪堂打坐。

楊延德：弟子遵命。（欲下）

〔馬嘶〕

楊延德：啊，師父，淸靜的禪院，緣何有這馬嘶之聲？

老　僧：徒兒哪裏知道，有一壯士從北國而來，往南朝而去，天色已晚，在此借宿一宵。

楊延德：哦，北國而來，往南朝而去？——啊師父，你可曾盤問於他？

老　僧：今晚借宿一宵，明日即行，盤他做甚？

楊延德：嘍！恐他來路不明，待弟子盤他一盤。

老　僧：他明早即行，你不要生事。

楊延德：弟子不敢生事。

老　僧：你不要闖禍。

楊延德：弟子不敢闖禍。

老　僧：依爲師的看來，還是不去的好。

楊延德：嘍！

（甩袖幾乎碰倒老僧）

老　僧：哎呀呀！眞眞的莽撞！（下）

楊延德：阿彌陀佛！（笑）哈哈哈……咱家師父乃是個好人。待我大殿走走。——來此已是伽藍殿，待我進入。（進內看）好一個高大的漢子！——壯士醒來，壯士醒來！——行路之人睡着了，待我那廂去喚。——壯士醒來，嘚，壯士醒來！

（楊延昭驚醒拔劍）

楊延昭：看劍！

（楊延德架住）

楊延德：哪道而來？

楊延昭：來道而來。

楊延德：哪道而去？

楊延昭：去道而去。

楊延德：住了！

（唱二黃散板）

洒家好言來詢問，

持劍行兇忒欺人！

掃地我不傷螻蟻命，

楊延昭：哦，如此說來師父是個好人？

楊延德：阿彌陀佛！

（接唱）出家人無歹意切莫疑心。

楊延昭：哦！

（接唱）這是我睡朦朧不能相認，

望師父須念我是遠路行人。

楊延德：聽壯士講話，不是此地人氏。

楊延昭：原本不是此地人氏。

楊延德：哪裏人氏？

楊延昭：大宋朝京城人氏。

楊延德：哦，你是京城人氏？洒家我也是京城人氏。

楊延昭：師父也是京城人氏？如此說來，你我是鄉里呀！

楊延德：是鄉里。

楊延昭 楊延德：（同笑）啊哈哈哈……

（彼此對看）

楊延德 楊延昭：（同自語）哎呀且住，看這壯士 師父有些面熟，好像在哪裏會過？（想）嗯，不要莽撞，待我盤他一盤。

楊延昭：（搶先）啊師父，你既是京城人氏，我就要盤你。

楊延德：這……

楊延昭：我就要問你。

楊延德：（自語）嘿嘿！我正要盤他，他倒盤起洒家來了。——你盤洒家何來？

楊延昭：京城之中有個天波楊府，師父可知？

楊延德：不提起天波楊府，還則罷了；提起了天波楊府，洒家的酒，去了一大半了……

（唱二黃倒板）

大宋朝有一個天波楊府，

楊延昭：師父請講。

楊延德：（接唱迴龍）

楊家將俱都是保國忠良。

楊延昭：我來問你，那楊家祖居何處？一一講來。

楊延德：壯士聽了！

（接唱原板）

那楊家住在磁州山後，

火塘寨上有家鄉。

楊延昭：那老令公？

楊延德：（接唱）老令公在朝中官高極品。

楊延昭：夫人姓字名誰？

楊延德：（接唱）佘氏太君教子名揚。
楊延昭：老太君生下幾男幾女？
楊延德：壯士聽了！
（接唱）老太君生下了七男二女。
楊延昭：這就不對了，分明是八男二女，怎說是七男二女？
楊延德：壯士聽了！
（接唱）內有個義子小八郎。
楊延昭：我來問你，楊大郎往哪裏去了？
楊延德：大郎？壯士聽了！
（接唱）楊大郎替宋主長槍命喪，長槍命喪……好漢哥！
楊延昭：二郎？
楊延德：（接唱）楊二郎短劍下一命身亡。
楊延昭：三郎？
楊延德：（接唱）楊三郎被馬踏屍如泥醬。

楊延昭：四郎哪裏去了？

楊延德：（接唱）楊四郎失落在番邦。

楊延昭：如今我要從小問大。

楊延德：你問哪一個？

楊延昭：八郎呢？

楊延德：壯士聽了！

（接唱）八郎隨同幽州闖，

失落番邦音信渺茫。

楊延昭：七郎哪裏去了？

楊延德：七郎麼……

楊延德
楊延昭：（同時自語）唉！七兄弟呀
好兄弟呀……

楊延昭：啊師父，爲何面帶淚痕哪？

楊延德：我自有我的心事。

楊延昭：七郎怎麼樣啊？

楊延德：（接唱）提起了楊七郎淚如雨降！

楊延昭：（自語）七兄弟呀……

楊延德：他倒底怎麽樣了？

楊延昭：唉！

（接唱）嘆七郎、死得苦，被潘洪、用計誆，亂箭穿身甚慘傷！提起此事，好叫人痛斷肝腸！

楊延德：唉！說的不錯。那六郎呢？

楊延昭：六郎？壯士啊！

（唱散板）

弟兄惟有六郎在，
還在三關受風霜。

楊延德：師父說得是。那五郎你可曉得？

楊延昭：壯士問的是那五郎麽？不曾會過。

楊延德：嘜，楊家七將你都知道，怎麽就不曉得那五郎呢？

楊延德：五郎他……他死了吧！

楊延昭：啊！（想）師父貴姓？

楊延德：我姓和。

楊延昭：法號？

楊延德：和尙。

楊延昭：我問你的俗姓。

楊延德：我姓僧。

楊延昭：師父不必見疑，我是好人。

楊延德：我要重見一禮。

楊延昭：剛才見過禮的。

楊延德：洒家帶了酒，定要恭敬，阿彌陀佛！

楊延昭：還禮。（延德乘機拔去延昭佩劍）師父爲何拔去我的寶劍？

楊延德：有話敍談，何必帶劍。我與你放在那廂也就是了。（放劍）重見一禮。

楊延昭：你的禮也忒多了。

楊延德：禮多人不怪。（又乘機摸六郎身上有無兵器）壯士！你是個好人啊！

（接唱）你要問洒家的名和姓，

我就是延德楊五郎。

楊延昭：哦！

（接唱）果然他是五兄長，

怎不叫人痛悲傷！

撩衣忙跪佛殿上——

楊延德：（接唱）壯士跪我爲哪椿？

楊延昭：（接唱）五哥不必多言講，

弟就是鎮守三關的楊六郎。

楊延德：哦，你是六弟？

楊延昭：正是。

楊延德：延昭？

楊延昭：正是。

楊延德：唉！賢弟呀……（哭）
（唱散板）
憶昔分別俱少壯，
如今你鬚髯飄胸膛。
手拉賢弟禪堂上——
楊延昭：（接唱）弟兄對坐敍衷腸。
楊延德：六弟不在天波楊府侍奉高堂，到此何事？
楊延昭：奉了母親之命，去到北國昊天塔，搬請爹爹骸骨。
楊延德：骸骨可曾到手？
楊延昭：骸骨在此，五哥請看。
楊延德：唉！爹爹呀！
（唱散板）
一見骸骨兩淚淋，
好似鋼刀刺在心。

實可嘆老爹爹爲國喪命！

〔擂鼓〕

楊延德：啊！

（接唱）又聽山下吶喊聲。

回頭便把賢弟問，

六弟帶來多少兵？

楊延昭：（接唱）小弟並未帶兵將，

想是韓昌發來兵。

楊延德：（接唱）六弟且在禪堂等，

愚兄下山擋賊兵。

〔楊延昭下；楊延德持棍出山門；四遼兵、遼將上，起打；遼將等敗下〕

楊延德：好賊子！

（唱散板）楊家與你何仇恨，

苦苦追趕爲何情！

邁步且把山門進——

〔楊延昭上〕

楊延昭：（接唱）五哥可曾退賊兵？

楊延德：賊兵已退，就在寺中寬住幾日。

楊延昭：猶恐老母懸望。不敢久留。

楊延德：唉！如此弟兄洒淚而別！

（唱散板）

洒淚別弟痛難忍。

楊延昭：（接唱）實難割捨同胞情。

楊延德：六弟此番回到天波楊府，多多拜上你我那疼兒的老娘，就說愚兄遠離膝下，不能在老母面前盡孝了！

楊延昭：啊五哥，何不回家見母一面，再來修行也還不遲。

楊延德：哎呀六弟呀！有道是：出家容易回家難。請上受愚兄一拜！

〔二人同拜，延昭上馬〕

楊延德：（同時）六弟，延昭，賢弟啊……

楊延昭：五哥，兄長，唉！五哥啊……

楊延昭：罷！（下）

楊延德：六弟！延昭！

（唱『哭頭』）

啊……賢弟啊！

（接唱散板）

一見六弟下山林，

怎不叫人痛傷心。

邁步且把山門進，

抛却凡念苦修行。（下）

——劇終——

一九五四年 五月 十 九日

19

定価¥3,800